

尼克松以後的美國

——多國公司時代——

美國 羅伯特·希爾著

曹煒譯

朝陽出版社出版

AMERICA AFTER NIXON

The age of the multinationals

51
E3
82

Robert Scheer

AMERICA AFTER NIXON

The Age of the Multinationals

尼克松以後的美國

——多國公司時代——

美國 羅伯特·希爾著 曹煒譯

朝 陽 出 版 社

尼克松以後的美國

——多國公司時代——

美國 羅伯特·希爾著 曹煒譯

出版者：朝 陽 出 版 社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十號1101室

印刷者：大 千 印 刷 公 司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定 價：港 幣 九 元

一九七八年八月初版

本書作者羅伯特·希爾於一九三六年生於美國布朗克斯。一九五八年畢業於紐約市立學院，在加利福尼亞大學（Calif. Univ.）中國研究中心做過研究工作，在加利福尼亞大學等校教過經濟學和政治學。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九年任《壁壘》刊物主編。著有《美國如何捲入越南和古巴：我們這半球的悲劇》（與莫里斯·蔡特林合著）等。一九七〇年秋作者曾到中國訪問。本書於一九七四年在美國出版。

目次

前言 誰的美國？誰的世界？	一
第一部份 美國：越過了冷戰	二〇
第一章 尼克松的遺產	二〇
第二章 基辛格的重大利益	二九
第三章 洛克菲勒的公司外交	三三
第四章 自由主義的限度	四〇
第二部份 世界經濟中的美國大公司	四四
第五章 世界公民	四四
第六章 發展狂	五八
第七章 一場能源危機的形成	五九
第八章 關於一個收縮着的世界的神話	二六
第三部份 自由的假象和浪費	二七
第九章 對外援助：幻想的破滅	二七
第十章 在亞洲一天一美元	二七

第十一章	南朝鮮：白色大希望	一四
------	-----------	----

第十二章	中國的生態學	一五
------	--------	----

第四部份 越過尼克松：

浪費經濟和控制的危機	一六
------------	----

第十三章	靠不住的緩和	一七
------	--------	----

第十四章	尼克松以後的美國	一八
------	----------	----

註釋	一九
----	----

前言 誰的美國？誰的世界？

《尼克松以後的美國》這一書名，並不只是表示在他離職以後可以鬆一口氣，也不是表示要考查杰拉爾德·福特的人品。它倒是以這樣一種想法為根據的：尼克松的困境是美國政治制度日益趨於全面崩潰的症狀。在這多國公司的時代裏，對重要事情的有效控制權已經轉入一種新的跨國公司的手裏了。納爾遜·洛克菲勒升任副總統，只不過代表着早已進行的一種過程。這一過程通過十年來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對外關係協會的研究報告，在意識形態上得到表現，並在所謂的基辛格—尼克松主義中得到初步貫徹。基辛格—尼克松主義由於迎合公衆的希求和平與緩和的明顯願望，終於剝奪了我們的公民權。

本書的基本論點是：公衆的政治作用已不再能夠左右這個國家；當前政治爭論所涉及的不是最重要的問題；幾百家超級多國公司正在替我們作出關於我們前途的根本決定，而它們本身則不受控制。

就資源、勞動力、文化標準、商品買賣、甚至激進派的不同政見現在都具有多國性質這一意義來說，也不再有任何真正本國的或美國的生活了。各大公司通過一整套新式的經營方法，已經獨一無二地懂得如何在這新世界中生存下去並掌握權力，而我們其餘的人則是始終墨守我們那套陳舊

的政治儀式。理查德·尼克松的倒台，不僅揭露出各大公司在政治上行賄拉攏的勾當，而且也揭露出一種權力真空，政府制訂規章人員、外交官、國內收入署官員，與其說是作為管理公衆事務的人員，還不如說是作為各大公司的特約秘書來執行職務的。

把國內政策同對外政策分離開來，是剝奪美國公衆權利的頭一個行動。就能源公司來說（這只是盡人皆知的事例），各石油公司的經理人員暗地裏操縱了有關中東石油資源的對外政策，而把阿以爭端這種較易激動人心的問題留給我們。現在美國經濟是如此密不可分地和世界經濟纏結在一起，又是完全受一些最大的多國公司的支配，以致任何不首先考慮這些大公司的作用而要討論我們的突出問題（不論是通貨膨脹、浪費、失業，還是厭倦文化）的企圖，都是騙人的勾當。

在寫作本書的時候，我的情緒不斷受到石油公司大量廣告的刺激，它們喋喋不休地說什麼「我們」美國人和「我們的」能源問題。他們加我等於「我們」，這是冷戰年代美國社會上一種受珍視的神話；但是近來這一神話，連同所謂由公司替我們的福利問題作出決策是有效的和必要的這一類有關神話一起，已經被徹底粉碎了。約翰·K·賈米森是埃克森石油公司的總經理，擁有該公司差不多三百萬美元的股票，他在一九七三年從該公司得到總額六十二萬一千美元的報酬。（一）能源危機對他的影響同對我們的影響不一樣。實際上他不受影響。那個負責一直很重要的莫比爾石油公司廣告（由「我們」出錢）的傢伙，憑他企業家的本領獲得了五十萬美元；（二）在美國認為他有資格拿這筆錢的人或許只是其他大公司的一些經理和少數專業經濟學家——得者和失者的結合。但是，本書是在這樣一個時候問世的，這時已不再需要大嚷大叫階級差別的存在和權力的集中了。在下一段時期裏，這類意見將成為老生常談，人們的注意力將回到一些嚴重的問題上

面：什麼是大多數人的利益，它怎樣能在實際經濟生活中和政治舞台上表現出來，以及什麼事情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而不是關於「美國利益」的某種狹隘概念。

的確，在本書其餘部份送交排字工人之後，一項哈里斯民意測驗發表了，它表明人們對於我的一些最能引起爭論的問題是越來越清楚了。根據這一民意測驗，四個美國人當中有三個人認為，制定稅法的目的在於幫助富人而不是幫助普通人；百分之七十八的人認為，特殊利益集團從政府那裏得到的好處多於人民所得到的；百分之七十九的人（幾乎是每五個美國人中有四個）現在認為，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了。再加上其他一些主要民意測驗的類似結果，這些數字就意味着，關於公司美國是個越來越平等和民主的社會這一戰後的美夢是一去不復返了。或者，引用哈里斯調查報告的話：

對於我國狀況不再抱幻想的人在美國人民當中現在已達到這樣大的比例，以致感到不滿的人從一九七三年的百分之五十五上升到現在打破記錄的百分之五十九，比一九六六年增加一倍多，一九六六年感到不滿的人是百分之二十九。

這種感覺很普遍，因而人口中每一主要部份都有一個多數對於政治、經濟制度的「不」公正和社會中個人應負的任務感到厭煩。（三）

但是，對於這一制度的不公平感到厭煩，並不等於了解為什麼這種制度會是這樣，更不等於了解能夠採取什麼對策。我們正在看到的是，出現了一種不關心政治和憤世嫉俗的激進主義或人民主義。

這種情緒是在意料之中的，因為對於過去十年政府和公司的操縱手段的揭發，是緊跟着前二十五年不動腦筋的愛國主義以及冷戰狂熱之後而來的。在這過程中，我們喪失了清醒的頭腦，不了解使社會變成目前這個樣子的各種力量。通貨膨脹、種族主義、安裝竊聽器、戰爭或石油漲價，似乎都是一幅各種不公正現象的鑲嵌圖案的一部份。這些小小的損害彼此之間看來也沒有任何聯系——它們似乎既是費解的，又是零零散散的。我們的心思極度激動地從這一項事情匆匆轉到另一項事情，不久就對整個這一套感到厭煩了。

統計數字所記錄下來的厭煩情緒，僅能表示樂觀的部份理由。和那冷戰時期所特有的錯誤行為與自命正直的氣概令人不耐地相一致的情況不同，這當然是一種使人耳目一新的變化。但是，如果說這種情緒不能引起人們對於我國的制度有新的認識並提出改革方案，那麼，它就只會激起人們對某處的某個「敵人」重新發泄一陣不起作用的怒火罷了。

我們的厭煩情緒部份地來源於這一事實：在冷戰年代，我們被宣傳所惑，相信了美國是無階級社會——同舟共濟——這一神話。關於我們把這一看法銘記在心的程度如何，很好的說明是，當約翰·D·洛克菲勒第三已經成為需要來一場「革命」的預言家時，他並沒有馬上被認為荒唐可笑的。他在一本叫作「第二次革命」的書裏建議進行這樣一場革命，結果就勢必在任何其他先進工業國家裏變成一個笑柄——一齣拙劣的布雷希特^①式的笑劇。

洛克菲勒革命在精神上是服裝、髮式和青年的革命——許下諾言要深刻地改變人們的生活，

① 貝爾托爾特·布雷希特（一八九八—一九五六），德國劇作家，以撰寫暴露荒謬的壞人壞事的笑劇著稱。——譯者

而不妨礙那些最關緊要的現有經濟關係。關於權勢核心人物或控制中心的想法，被認為是與現代世界所面臨的問題無關的過時的想法而立即遭到摒棄。人口過剩變成無害的問題。

好吧，如果誰「擁有」銀行，確實無關大局，那麼，我就要一家銀行，並為此願意放棄生兩個以上孩子的念頭。但是，實際上約翰·D·洛克菲勒第三就該有四個孩子和一家銀行，我就該犯罪。當我們本能地知道政府各委員會所代表的各大公司將繼續為所欲為時，我們大多數人對於政府各委員會所作的努力（如洛克菲勒打算保護我們的未來那樣的努力）感到厭煩，那又有什麼奇怪呢。否認這場把戲是有人在用欺騙手段進行操縱，那就意味着向它投降；但是，如果不能另闢蹊徑，制訂出一種認真的社會方案，那就等於採取一個孤立的不滿現狀者的態度。我們產生沃爾特·米蒂式的羅賓漢^①之流的人物和有魔力的基督教徒的能力，似乎比產生熱心的激進派或改革家的能力大得多。

這種厭煩政治的態度蔓延到在六十年代為變革提供主要推動力的那些個人和集團身上。雖然一些調查研究現在表明，大學學生現今比在造反的六十年代的任何時候都更加反對公司和政府的權力，可是同時各大專院校却已經變得清靜無爲了。黑人吃了尼克松經濟政策的很大苦頭，但是黑人積極分子的活動大部份已經被納入政府的種種方案的軌道，否則就是主要在監獄中進行。和平運動是在這樣一個時期垮台的，這時世界上由美國帶頭，花在充實軍備方面的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而花在解決貧困問題方面的錢則相應地減少。許多環境保護論者似乎更加關心較低限度

① 十二世紀英國傳說中的俠盜，與同伙盤踞舍伍德森林，劫富濟貧。——譯者

的污水和垃圾，而不那麼關心解除公司的權力。這大部份是由於這一事實：隨着尼克松主義的開始，我們進入了世界政治的一個新時代，一批批持不同政見的人在分析、說法和方案上鬧得個措手不及。

這本書是關於冷戰以後的政治的；是關於美國的生活及其在這樣一個世界中的作用的，在這個世界中，現在的權力結構和問題同過去這些年引起我們注意的權力結構和問題大不一樣了。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一段時期裏，有人認為基本經濟問題已經解決了，我們已經進入豐裕社會的時代了。

但是，我們現在親眼目睹，三十年代的經濟問題在全球範圍內重新出現了。未來主義者預言，在一個匱乏之後的社會裏，我們的食物需求可以用壓縮的首稽丸來解決，我們的能源需求可以用豐富的核動力來解決，可是這種預言並沒有實現。全世界現在都十分關心增長和匱乏問題，世界經濟中貧富之間的極端矛盾現在比馬克思所預言的最陰暗的情況還要糟糕。

世界上大多數人的利益正在被出賣，這是本書主要關注的問題。人們寫這類的書，並不只是因為看了一份哈里斯民意測驗，或者在圖書館偶然碰到某些有趣的資料。我的感性認識並不是沒有傾向性的，它們並不是在簽訂本書合同之後自發地發生的。在過去十五年，我「報道」過世界上許多貧民區——在主要系統之外的第三世界，其中包括奧克蘭港的一些市區以及東南亞——的情況。在那個期間，我開始了解到，我在各處看到的現代文明的明顯標誌——大通銀行、埃克森石油公司、馬爾博羅公司、摩托羅勒公司、通用汽車公司——也就是新的權力象徵。非常明顯但使我困惑的是，為什麼這種佔壓倒優勢的企業活動沒有出現在政治新聞報道裏。我能找到的最好

的解釋是，我們的典型記者已經開始承認（在某些情況下是讚揚）國際——公司——消費者文明是現代生活中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你不必報道一種司空見慣的東西——就像描寫氧氣那樣——好歹它存在着，我們越來越依靠它了。

如果不是我也去過北越、北朝鮮、古巴和中國，這種消費主義毒素可能會保持得更長一些。可是，一九七〇年秋季，在文化革命以後訪問中國時，我看到了一個社會，其中沒有除臭劑，沒有精心設計的最得意的工業，沒有西爾斯公司的密封垃圾車，甚至沒有私人汽車，可是八億人不知怎樣都生活下來了。不管這是好是壞，我覺得更緊要的問題是，現代公司資本主義並不是經濟發展的一種不可避免的現象——還有其他一些型式是在冷戰以後的時代人們終於會有機會公開地加以研討的。這也是一種對於比較貧窮的國家將越來越有吸引力的型式，因為這些國家曾經試圖仿效美國輸出的「自由世界型式」，可是，儘管我們政府口口聲聲說它有多少好處，這些國家還是發現它們自己比開始時更落在我們的後頭了。對於這些國家的人民來說，中國人所主張的世界上基本矛盾乃是貧富之間的矛盾這一說法，一定含有某種使人不得不信的邏輯性。就是這一說法，現在我們不能不更加認真地對待了，即使在我們自己的社會裏也是如此；因此，它成為本書的一個中心論題。

我把本書獻給我的母親，這不僅是因為一些明顯的原因，而且也因為，我從她的經驗中所了解到的東西給了我某種洞察力，能夠看清為什麼三個美國人中間有兩個人現在告訴蓋洛普民意測驗機構說，通貨膨脹是他們最迫切的問題。我母親在幾家衛生衫工廠裏工作了四十六年，並且忠

實地繳納她應繳的稅款和工會會費，現在要讓她依靠每月二百六十七美元來生活了。這就是，從社會保險金得到一百九十二美元，從國際婦女服裝工人工會得到七十五美元，後者是被大力宣傳的一家進步的工會。千百萬退休工人賴以爲生的收入比這還差得多；也有比這稍稍好一些的。對我來說，重要的是要知道：雖然我開始寫書或亨利·基辛格當起國務卿來，這些事情本身並不是經濟民主的勝利，也不是一般社會機動性的明證。

在布朗克斯區克里斯托弗·哥倫布中學時，人們教導我說，我們美國已不再有階級了。但是，我承認有偏見，從那以後我所看到或讀到的東西都沒有駁倒我在學校時的想法，即大多數人被壓榨，少數人壓榨人。

本書以下各章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保持中立的，也不能希望是平心靜氣的。我要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因此我仔細地注意證據；但是我也知道，這個制度根據它的活動來看，並不是偉大的。幾天前，在奧克蘭一家愛爾蘭共和派的酒吧裏，有人湊到我跟前，酒氣直噴地悄悄說，「幹掉閹人——把這話傳下去。」我還沒有喝醉，首先並且正確地覺得這是一個頗不成熟和無計劃的建議。但是，這到底比揍斯坦福或殺東方人的建議中肯得多；如果它變得流行起來，那至少還會有些可以談論的東西。（我留下一張便條說，看我的文章的編輯會刪除上面所說的這句話的，因爲一般傾向是會從一本必然帶有高傲語調的「非小說」作品中刪掉一些這樣輕率的東西的。但我並沒有用傲慢一切的態度來寫這本書。）因此，讓我徹底說清一件事。我從來不喜歡尼克松，因爲他力圖做出我們不能做的壞事而不被人發覺，並且還自以爲是理直氣壯。可是像洛克菲勒和肯

尼迪這類的人並不需要耍這種卑劣的手段。我倒能夠同情尼克松搞的一些非法經營，因為他還覺得有必要為他的家庭積攢一點東西——給他的弟兄一個工作，給帕特一些珠寶，以及以後他們能引以自豪的一所漂亮住房。他「對他的未來感到發愁」，這一事實對我來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也是他在社會方面無能的一種可憐表現，更不必說冒失的想法了；他本來應該知道，人們決不會讓他做了壞事而不受懲罰。他動得太快，太低劣，而不是等待時機，等候那以後會到來的比較體面的好事情——拿一百萬美元的傳記稿費，在頭等大學當校長，或者管理福特基金會。理查德·尼克松的修養已經表明不足以担当在管理這個國家的同時積攢一點錢的大任；他已經認為一個下層中產階級的孩子想爬上國家的高位要困難得多。但是，儘管我很興奮地看到這個具有窮苦文人特徵的人被攆下台去，我却決不會同意這樣的看法，認為他的罪行是僅有的重要罪行，或認為他的去職可以保證我們獲得自由。只要仔細看看他，你就知道這個人並不是老闆。

以下各章並沒有揭露一種陰謀理論，也沒有揭露在它後面的「老闆」。現代世界的政治經濟學是一種錯綜複雜的東西，美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如此。權力往往是用一些微妙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辦法來行使的。尼克松的政治冒險，雖然頗不吉利，却只是那已成爲美國生活方式的東西的一小部份。他是在一個迅速變化着的環境裏進行活動的，我們不應該把他個人的弄巧成拙看作他拒絕認真地贊助公司美國的種種目標的表現。本書的主旨正是要研討這些更基本的利害關係和權力問題。

第一部份 美國：越過了冷戰

第一章 尼克松的遺產

在理查德·尼克松主持下結束了冷戰，從而結束了一種人爲的團結，這種團結曾持續了四分之一世紀，攪亂了公衆關於權力和統治的觀念。他應當被歸入這次解凍的首批遭殃者之列。此人在五十年代會如此賣力地號召我們去反對外來的惡魔，却不料被一次歷史的轉折所遺棄，他們面前氣急敗壞，茕茕孑立，好比一名本隊未勝一局的啦啦隊隊長，這真叫人啼笑皆非。

尼克松受他不能控制的事件的逼迫，解除了他本人以及他所贊助的政綱的武裝。這一點的明證是尼克松班子的行動，它們具有翻來覆去地用一套政策去破壞另一套政策的邏輯性的特徵。在總統和基辛格秘密籌劃同中國和俄國共產黨人搞緩和的同時，總統像發狂似的執拗地認爲國內存在着顛覆活動，於是僱用了舊日的反共暗探和古巴難民去暗中監視他自己的人員。儘管基辛格於一九七三年九月聲稱，這是「二次大戰以來我們頭一次享有的太平世界」，⁽¹⁾可是一個月以後總統却提出了美國歷史上最大的國防預算。

關心「國家安全」，是尼克松作出水門蠢舉的主要原因。他以丹尼爾·埃爾斯伯格可能一直

同敵方特務有勾結爲理由，替盜竊埃爾斯伯格的精神病醫生的診所一事作辯護。但是，這類論據已不再有效。既然尼克松本人曾同周恩來共飲茅台，那麼譴責埃爾斯伯格同一個俄國人談話，又有什麼用處呢？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毀了他的國內政策的理論根據。

反共產主義本來是把美國的國內和國外統治聯成一氣的力量，它的死亡等於是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①當阿拉伯石油生產國變得盛氣凌人時，我們已不再能夠從容地派遣特別軍事顧問去挽救自由了。在國內，其影響更加令人吃驚。被四分之一世紀反共產主義的歷史弄得麻木不仁的、在政治上遲鈍的美國已經開始提出一些頗有刺激性的問題：是誰在管理美國？究竟爲誰服務？在這新的背景下，水門事件成了一堂基本的政治課。它的最令人震驚的含義在於：由各階級公民組成的這個神話般的「我們」並不決定任何事情——事實上存在着一個由大公司、院外活動集團的成員以及官僚所組成的「他們」，從牛奶的價格直到多國公司的合併，幾乎無一不由他們決定。

在二十五年的冷戰期間，大部份社會科學家關於美國的政治進程頑固地抱有一種天真得難以置信的看法——一種大致不相上下的多元小集團爲權力而角逐和妥協的幻象。後來魔術師一聲咒語，真相畢露，原來某些這類小集團不過是替民主政治活動籌措資金的聯合大企業的附庸，而我們大多數人已經乾脆被剝奪了公民權。原來總統直轄的政府機構是替公司辦事的經紀事務所，它

① 在希臘神話裏，潘多拉是主神宙斯所創造的第一個女人，他在打發她到世界上來的時候，給了她一個盒子，裏面藏着一切災害和罪惡。——譯者